



别把“不幸”归罪欧洲

戈谢指出，不管有没有欧洲一体化，发生动荡的欧洲各国之“不幸”都是一样的，欧洲不过是“不幸”的放大器和显影剂，“我们面临的最普遍问题是如何在个体自由和集体权力之间平衡，这种平衡可通过维持福利国家来实现，当然福利国家成本很高，要想维持就得改革，使其更有效率”，这是欧洲当下最紧迫的任务。他以法国为例，20世纪80年代，密特朗总统向法国人灌输“法国一切毛病都能通过欧洲解决”的观点，内涵是“法国拥有军事和战略手段，德国拥有经济实力，由此共同打造由法国引领的政治一

上图：2019年7月16日，法国斯特拉斯堡，欧洲议会就任命欧盟委员会主席举行投票表决。尽管极右翼党团在新的议会里有了更多席位，但他们依然无法左右欧洲一体化前进的脚步。

体化欧洲，抗衡英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”。按照这种观点，欧洲可帮法国塑造起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新典范。可事实正相反，欧洲加剧了法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型，“欧盟伙伴们普遍信奉新自由主义政策，欧盟委员会就是这种政策的先锋，布鲁塞尔天天提及的‘恢复秩序’中的‘秩序’一词始终指的是更多的市场，更多的灵活性，而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大众阶层徒劳地抵御着新自由主义浪潮——它在吞没我们”。

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、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·施蒂格利茨指出，欧洲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，应当有意识地采取让赢家给输家一些补偿的措施，“如果输家走上末路，它们为何还

要支持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呢？支持阻止这种趋势延续下去的政策，才是它们的利益所在”。事实上，如果欧洲缺少渐进政策，尤其缺少对输家进行社会保护和维持就业的管理，民粹主义政客便会玩弄恐惧和沙文主义，结合街头暴力运动，用“敌我势不两立”的思路制造政治僵局，留下一个分裂的欧洲，这是谁都承受不起的灾难。“不管你高兴不高兴，人类已互相联系在一起，而且应当一起面对全球变暖、恐怖主义威胁等共同问题，应当加强而不是削弱为解决这些争端进行合作的能力和意愿。欧洲人必须尽快明白，唯一的长久繁荣是分享繁荣，这就是当前政治风波所留下的深刻教训。”